一個海外華人心向祖國的心路歷程

前言

筆者前在"逝水無痕憶浮生"的憶舊拙作序言中, 以為個人或如水上浮萍, 飄浮不定, 影響不了時局; 每一個人的一生或也有如水上行舟, 順水行舟, 或可一路暢通; 也可能有似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但是終人一生, 舟過水無痕, 事後大多無蹤無影, 真有人生如逝水, 與草木同枯朽的虛幻. 所以人多不免有夫子"逝者如斯乎"之嘆 !!
但是人生一世, 雖然生命短暫, 但是個人基於本性, 氣質, 時勢, 機緣等的巧合, 似乎也或有一些細微的行事, 信仰思維和意識形態, 在古人所謂 "是非操之於我, 毀譽聽之於人, 成敗定之於數" 的前提下, 或亦不無可記. 所以筆者自小剃髮就學, 即有崇親敬祖, 愛鄉愛國, 或耕種, 或從軍, 或就學, 報效家國之心。
其後因緣時會, 得以從小學, 而中學, 而大學, 而出國深造, 由工程, 而法政, 而兼習文史, 並有機緣, 在新聞報刊, 不自量力, 放言高論, 月旦中外執政, 砭論各國內政外交, 幾有 "余豈好辯哉" 的積習, 但在意識形態方面, 自小即以人性善為依歸, 崇循儒釋道敬天愛人的中國傳統, 雖然現在確是處在 "遠托異國,昔人所悲" 的境地, 但是自始至今, 仍有剪不斷, 理還亂牢不可破的"中國情結"。 最初留美八年, 雖有合格入籍的綠卡, 亦堅不願放棄 "上國衣冠", 毅然返台服務, 而無所顧慮。
後來再來美國, 因在美國 "誤人子弟", 但也有 "東風西漸澤被外夷" 的用心, 而且也因應當時任教美國大學當局的要求, 依照前所取得的社會安全工作卡號碼, 申請再度取得美國綠卡, 從此在美居留前後大半個世紀, 直至屆臨退休之後, 乃因前往歐陸等地旅遊順利, 始行改變身份, 而成為了"美籍華人".
但是個人對於祖國的熱愛, 並未因此而有絲毫影響, 所以個人在美居留期間, 無論身份如何, 血濃於水, 對於美國任何一黨當政時的內政外交, 固有客觀的批評, 而對於中國大陸及台灣自由中國的政局, 更

是恨鐵不成金, 批評尤其不遺餘力, 過去對於毛共的倒行逆施, 固極痛心嫉首, 對於台灣九十年代後期以至今年大選以前, 阿輝阿扁的胡作非為,也是口誅筆伐, 無所顧忌.
後來中共自一九八十年代以還, 平反改革, 萬眾企待, 全世界人心, 對於中共態度, 逐漸改觀, 筆者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 也曾多次回返大陸, 探親、聯誼、掃墓、 講學，或出席學術會議,也曾先後發表不同的記實觀感. 對於大陸的印象及態度, 亦已隨之逐漸衍化改觀, 此蓋筆者反共而不反華之基本觀念有以使然。
良以中華民國自北伐成功, 國民黨當政以還, 中經軍政訓政及憲政各個時期的歷史推衍, 歷經抗戰內亂，時局變易，以致國民政府自一九四九年播遷於現稱為自由中國的台灣, 筆者對其反共與堅持民主自由的努力, 支持不遺餘力。但是筆者在今日台灣新任總統馬英九就職之日以前的十數年間, 轉而對於阿輝阿扁的貪腐亂政的政府行政, 也有"人神同嫉"的闢伐, 此非個人對於大陸或台灣有所軒輊, 而是筆者對於全體中華裔胄, 情有所鍾, 真正希望從此兩岸當局雙方盡棄前嫌, 不談統獨, 和平相處, 各自和平衍化, 從事民主競賽,以期形成他日兩岸整合的機會。
是以筆者為了反應此種全體中華人民的期望與心聲, 特此謹以期待與祝福的心情, 而於二千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台北第二次和平移轉政權的之時, 撰寫個人對於祖國向心的心路歷程, 以示慶祝, 並敬掇一聯, 以祝馬英九的就任總統:

英氣干青雲，高票當選，榮膺中華民國十二任總統；
九經爲天下，萬眾歸心，重奠大同世界億兆年宏基！

觀海窮瀾　來美攻讀滯留異城半世紀

遠在半個世紀以前 **1948** 年的一月三日, 筆者抱著 **"**觀海窮瀾**"** 的心情, 在上海黃浦外灘, 搭上了美國墨格斯將軍號郵輪, 嘗過了數個日夜的顛簸, 進入了日本海峽, 瞬眼過橫濱, 經過了夏威夷的火魯奴奴, 安然到達了太平洋彼岸的舊金山, 稍事休息數天之後, 在美國中西部

大雪紛飛銀蛇遍地全部冰封的情形下, 乘著最初由我華僑前輩苦力築建的美國橫貫鐵路, 到達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攻讀. 而於不及一年半載的 **1949** 年六月, 取得了政治學碩士學位, 但是學業雖告一個段落, 原來打算可以瞬即可以回國報效的計劃, 也因中國大陸幾乎全部變色, 而在同年十月一日, 北平變為北京, 毛澤東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而完全報銷。

當時筆者決心改去東部紐約大學研究院, 繼續進修, 以期他日買舟西歸, 但是當時內心, 對於中原變色, 至為痛心. 而當時美國紐約華僑, 大多是反共意識堅強, 其中來自閩粵, 尤其是廣東的 "傳統僑胞"更是如此. 而其時在抗日戰爭時期及戰後, 分別因為通過 **1942** 年教育部第一次及 **1946** 年第二次 "留學考試"而來美就學的"留學生", 以及經過其他途徑, 如通過中美或中英庚子賠款遴選, 或部份政府或工商界出國進修學習考察, 與戰後取得美國天主教學校獎學金等出國者, 人數亦多. 此批留學生人士中, 大多亦是反共不恐後人的中堅. 其直至現今尚未凋謝者, 也已成為了元老級的留美僑民.

當時紐約藏龍臥虎反共親共陣壘分別, 不過就當時紐約的留學界人士而言, 雖然可說是藏龍臥虎, 也可說是龍蛇雜處, 其中之有親共反共意識型態者, 亦不乏人, 可說是百花齊放, 雙方陣營, 也是壁壘分別, 其由海外民盟或地下聯合陣線等所領導的親共組織, 人數不少, 氣焰高張, 後來多人回返大陸, 但其去向不知所終. 據說他們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曾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河邊大道的 "國際學舍",大舉慶祝新的國慶, 聲勢驚人; 而反共人士, 也曾在舍外鬧場, 當時筆者初抵紐約, 尚未"進入情況", 所以亦未介入任何戰陣. 但是個人因為過去自小耳聞目見的親身經驗與體驗, 對於中共的階級意識與鬥爭哲學, 及其排拒中國固有王道傳統, 與人性善或可以與之為善, 而促進大同的原則的馬克斯主義立場, 不敢苟同, 而對於中共在北平所宣布成立的新的中國, 也不表同情。 而當時個人對於中共堅信人性惡而以鬥爭為手段, 進而以之作為取得政權甚而作為其建國治國的哲學和政綱政策, 自是極為反感, 久已改信了他們認為是"冥頑不靈"的"唯生論"的思維體系. 此種"形而上意識"之形成, 其來有自, 除了在我初識之無之時的親身體驗, 目睹二十年代末期湖南鄉下 "農民

協會"遍山遍野整肅 "地主"之殘酷與 "無法無天"之荒唐事實, 即在幼小的心靈上, 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

少年目睹家鄉農民協會胡搞 對鬥爭哲學不苟同

其時我雖年稚無知, 且對 "大眾哲學"外來馬列主義鬥爭思維的概念, 漠然無知, 對於孔孟兩位聖哲人性善及墨子兼愛非攻等的傳統, 也未深窺堂奧, 甚至對於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楊朱人性惡的利己思想, 以及老莊無為而治的出世或樂觀看法, 也是未之前聞。對於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的常識, 而是一知半解, 不過我當時有一位家兄, 仍在長沙省立第一師範肄業 (亦為毛之母校), 而在當時農民協會胡搞, 濫殺濫鬥 "地主"之時, 草木皆兵, 後來湖南 "馬日事變"之後, 主客易勢, 其前與"農民協會"或與中共有否關係的青年學生, 轉而成為了湘省國民黨所收編原是"綠林"出身的"曹指揮"(明陣)所追捕的"假想/實際對象", 於是家兄及與其同學的三數位鄉間少年學生, 也是東藏西躲, 一夕數驚, 所以我自小即暗地自矢, 不願加入任何一個有關政治性的團體, 成為他日可能為人戕害的客體. 而他們的"罪狀", 則僅是他們在高小念書時, 據說有一位老師, 可能有些"左傾"的嫌疑. 此一了解, 實係基於個人童稚無邪的 "良知"與"本能",並非出於個人有什麼先見之明, 不過我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 卻因抗日愛國的激動, 積極參加了一些抗日愛國的宣傳活動, 後來也才知此種活動, 幕後或亦曾為 "地下黨人" 所操控, 其後此種個人之在寒暑期間所曾參加過的抗日宣傳工作, 也曾於新政府成立後, 被列入家鄉某些特定文史資料選輯中, 作為對於新中國成立的個人"貢獻", 真是無功或無知受譽, 罪過罪過!

暑假一人讀書會　流覽大批左翼書

另外我也在初高中暑假期間, 曾經受人之托, 由我 "組織"唯我一人為會員的"讀書會", 使我趁著假期, 得有機會看遍了很多的 "左翼"宣傳圖書, 包括艾斯奇的 "大眾哲學", 鄒韜奮的 "萍縱寄語", 全部

精裝的 "魯迅全集", 以及 "科學的唯物史觀", "死靈魂", "蘇俄七人集"等等軟性和硬性的文宣和文學作品, 當時我對此種"革命"的理論, 雖或有些同情, 但亦有很多疑慮和保留. 所以我曾拒絕填表加入"少年民族解放先鋒隊", 不過我在初中畢業後, 曾在長沙投考高中, 幸虧三個公立學校如高農, 長郡, 和長高皆蒙取錄, 當時一生導引我學業前程的胞兄輝閣, 曾有我如考不起理想高中學校之時, 即有送我前去延安的構想, 此一可能也非完全是他事後的 "戲言", 如果真是如此, 而我個人一生的際遇, 自是與我的人生現實, 迥然有異。 不過後來我在長沙省立一中高中肄業時, 卻以志在 "工程救國"的前提下, 斷然拒絕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共地下黨人公開或暗中的吸引, 而保持了"清白"不作左右袒, 自以為是"超然"的立場。其後高中畢業後, 我因考取了與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為兄弟學校的中央政治學校, 於是雖然有些躊躇, 但亦毅然放棄了平生志在理工, 已在貴州平越交大唐山工程學院土木系註冊, 上學數週的機會, 脫離了微分積分等理數的埋頭苦讀, 而開始了其後終生從事文史哲學, 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精研, 其時我在長高一中盡心理數, 準備報考大學理工科系之時, 但亦曾暗自閱讀周佛海(當時 1941 年抗日戰事方酣,而他尚未參與汪精衛的南京親日政權) 所著的 "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一書, 當時他的此書, 乃是銓釋孫中山先生學說的 "權威經典"之作, 他對於當時西歐社會主義的流派分析極詳, 而他對於孫中山先生 "人類社會的進步是基於人類社會利益的調和,不是人類階級利益的衝突", 解釋得頭頭是道, 我們不能以人廢言, 當時我因受其言論的影響, 加上家境清寒和學校公費等的因素, 但亦在心理上, 確亦能安心投考政校, 以致不惜改變學習或從事理工報國的初願, 而確定了後來加入"唯生"理論學術的陣營,成為了一個小蘿蔔尖兵的決心.

政校四年 盡力三民主義法理學的研究

我在政校攻讀四年, 在法政系中, 選修法制組, 即對孫中山先生本人的演講和著作, 更進而盡心研析, 融會貫通, 鉤玄摘要, 探其淵源,究其精髓, 在其包羅萬象, 融合中外古今哲理而獨創的博大精深理論,

尤其是其以人性善，或可使之為善, 而可臻於至善的人性進化論，而堅信人類互助合作，協調漸進，可以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想的信仰，益使個人頓然了悟，深信不疑. 後來又讀了陳立夫先生所著的 "唯生論"和胡漢民先進對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等的剖析, 加上羅剛教授的課堂詳盡講解, 而使少年良知良能的領悟, 益增信心, 所有疑竇一掃而空, 渙然盡釋. 遂對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哲理，法理學理論思想等，更有窮追細究， 終生以之的嘗試 。因是筆者在肄業政校之時, 初則精研中山先生之法學理論，作為大學畢業論文的主題。後來美國，進而參考二十世紀中葉中外新的思潮，而對孫中山先生的國家學說，探其淵源，究其底蘊，作為研究院碩士畢業論文的重心; 以及其後若干有關中山先生學術思想中英文論文的宣讀與出版，莫不皆以此基本觀點為焦點，因而對於中山先生的人性理論與政治哲學的關係，且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而對中山先生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人格與成就，益為讚佩，益增欽服。

歷代思想家學說思想不同基於各人人性認識不同

良以中外古今政治思想家的哲學思維，雖然人言言殊，各多創見，專家名著，汗牛充棟，而中山先生，以創立民國的革命實行家，獨具哲學家觀察入微的慧眼。他認為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及政治家的政治哲學思想與政治理想，皆因各個個人對於個人人性的認識與定見不同，而互有差異。他也曾以美國開國元勳湯姆斯.詹佛遜與亞歷山大.哈密爾頓兩人因對人性善惡觀念的不同，而有政治體制應為中央集權？抑為各州地方分權激烈的爭辯史實，舉例說明，實是明察秋毫，引證精闢 。中山先生堅信人類進化論的科學觀點，而將國家的演化，分為神權、君權、民權與世界大同等，幾個不同的時期。同時他並倡導人性進化論的學說，他以為人性的演化，先由獸性而人性，然後又有由人性而進入聖性的可能。是以人性善，而可以使之為善，亦可止於至善。因此近年來，筆者亦以中山先生確認在民權時代人性善論的前提為基本觀點，不但作為研究中山先生政治學思想及法理學哲理的依據，而且亦以此作為深入研介其他

古今中外各個政治思想家學說的前提，慎思明辨，思而學，學而思，不罔不殆 。

民生為人類進化的重心 基於人性善的確認

依照中山先生的看法，人類社會演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問題的改進是基於以人性善為出發點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不是以人性惡為基點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所以個人對於人性善惡的認定，對於每一個人，無論是政治思想家或普通升斗市民, 各個個人所具有的政治觀念, 或平日的待人處世態度，及其信仰思維，人際關係，皆有極為直接的影響。所以中山先生認為社會進化, 由於經濟以及其他利益相調和不是經濟及其他利益相衝突。如果個人認為人性善，則社會人際關係安和樂利，人類群體可以和平相處；如果個人認為人性惡，個人則猜忌孤疑，人群相互殺伐鬥爭，不能共存共榮，此為中山先生學說中，可以 "放之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最為傑出而獨具睿智的基本慧見 。中山先生因為相信中國傳統王道思想人性善的說法，所以基信博愛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而認為人類以階級、人種、宗教、國家主權等為理由，而形成相互間的衝突爭鬥，乃為一社會病理現象，而應依循社會生理學的方法，以 "不平等服務製造真正平等觀念" 等的和善手法，人一能之己百之，施藥處方，為之診治，救民於水火，登民於衽席。中山先生此一以人性善惡為我們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家，鑑別歷代聖君賢相權奸小人，甚至百姓庶民政治思想體系及其涉身行事為人處世行為衡量的標準，實為對於研究人類政治思想與日常行為的一大貢獻。筆者推而廣之，以之作為寫作與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家哲學與理想的一大標桿，自覺係受中山先生此一啟示的直接影響。

當今世界三大政治思潮歧異 基於人性善惡認識不同

是以筆者在 **2001** 年由台北五南書局出版的《當代政治思想史》中，特以中山先生此一以人性善惡決定論的觀點，而對當今世界三大政治思潮 - 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 - 的各個個人思想及流派，條分縷析，比較研究，而在該書 "序言" 中，有下列的語句："...著者於此特別聲明：著者對於孫中山先生和平民主的三民主義政治哲學，情有偏好。而孫中山先生之以各人對於人性善惡的基本認識與信念，可以左右中西各個哲學家等政治思想與體制的學說，著者亦認為實係明察秋毫與世事洞明的高深之論。所以著者於論述中西各大思想家的學說之時，亦儘量以此為基點，以各人對於人性的認識與信念與其政治思想及理想的因果或相對關係，加以深邃的剖視與闡析。筆者忝以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信徒自居，而對於孫中山先生相信人性善，或使之為善，而可臻於至善，人類互助合作，協調漸進，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理想，拳拳服膺". 所以後來孫中山先生孫女孫博士穗芳女史, 將其所精心撰輯的兩大中英文專著: "中山先生紀念集"第三版出版時, 特應她的邀約, 分別以中英文作序, 以戒慎誠謹之心, 敬謹撰述, 筆者自小服膺孫中山先生博大精深遺教的心路歷程, 以報雅意, 並對她的兩本大著, 亦力為推介, 也是基於此一確信.

聽訟決獄著述論評處事為人皆以孫學人性論為宗

是以筆者自就學政大數十年以來, 實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博大精深, 深自體驗, 所以在校之時, 即力求力行, 而在課餘或公餘, 即曾一再為文, 對其政治哲學中的法理學原理, 加以闡揚, 先後在戰時陪都重慶及戰後南京及上海, 多種報刊及學術期刊分別發表. 其後服務南京行政院秘書院, 則因為抗戰勝利之後, 初在陪都, 辦理還都復員,

工作繁忙, 無法寫作, 但在司法官考試及格, 先後分發江蘇鎮江官方法院學習司法官, 尤其是後來正式充任浙江餘姚地方法院推事之後, 聽訟決獄, 莫不皆以中國傳統道德的標桿, 認定事實, 引用法條. 而不違反孫中山先生主義的哲學哲理, 為期不過年餘, 自信無多隕越. 旋因留學考試及格, 而來美國進修, 初則窮於課業, 後則以孫中山先生的國家學說為主題, 作為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的主題, 其中對於中山先生人性善的學說, 追索中山先生的遺著, 參考國內學者的研究, 以及西方各派國家學說的研析, 自謂對於中山學說的闡揚, 亦有相當的助益. 其後轉學美東, 繼續博士學位的攻讀, 後雖功虧十之四五仞, 未即完成學業, 乃在紐約華埠僑報 "美洲日報", 主編副刊, 為時超過六年左右, 曾經主編過國際版, 本市版, 國內新聞, 也寫過社論和短評, 當時大陸河山易色, 雖然由毛澤東及 "四人幫"所倡導的 "十年文革浩劫" 尚未發動, 但是肅反清算鬥爭清算的"運動", 卻如洪水崩洩, 排山倒海, 席捲大陸每一角落. 尤以僑鄉眷屬, 壓榨逼匯, 哀怨呼號, 僑訊紛傳,(我們在收到僑胞家訊但未複印刊載的原件中, 甚多明示或暗示地說明, 僑匯實被沒收, 作為"抗美援朝"或其他"公益"的經費, 而僑眷本人不得實益), 其情形之慘痛, 甚至引起了美國報刊如 "生活畫報"及"紐約時報"等的全力同情, 而在西文報刊, 揭發批評, 所以當時"美洲日報"同仁的言論, 也反應了當時全美和全世界僑民的反共心聲, 也證實了中共 "以鬥爭手段取天下,又以鬥爭行動治天下" 哲學之違背歷史潮流與人類天性, 肯定了個人對於馬列史毛人性惡與唯物鬥爭哲學否定之正確, 也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思想哲學, 應是 "行之四海而皆準,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必然真理.

書生報國　繞道巴拿馬運河遄返台灣自由中國

所以當時個人的意識型態, 與唯物史觀鬥爭的"大眾哲學", 大相逕庭, 背道而馳, 當時我在 "美洲日報"幾乎每日一文所撰的短評和為數不多的社論, 皆以此為主軸, 惟以當時或已剪存, 惜皆多已散失. 其後

在七十年代我曾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基本差異"一文, 論證了當今各方對於三大思想主流的理論基礎, 對於社會基本問題及人性的認識, 及其實際施政與推行的步驟, 剖析異同, 比較優劣. 當時筆者因應紐約哥大同學的邀請, 在華埠發表專題演說. 此一演說之時, 原稿適為當日同在紐約"中華公所"開會之美國 "世界日報"董事長馬克任兄所閱及, 立即應命, 而在該報全文發表, 其後該文, 亦為金山"中華聯誼會通訊"及台港各地報刊自動轉載, 而在拙著"當代政治思想史"出版時, 亦列為中山先生政治思想體系之一重要章節. 一九五六年間, 我乃懷著書生報國的熱情, 在紐約乘輪繞道巴拿馬運河, 返抵基隆, 即出任教育部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並任台北木柵母校政大兼任副教授, 講授國際關係, 後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後, 轉任行政院輔導留學生回國服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仍在教育部辦公, 但除已撰寫"國際關係新論"的講義, 後已修訂出版, 至於我當時因應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曉峰先生之約所翻譯的"政治思想史"一書, 因是翻譯美國學者喬治.塞班的名著, 故未參雜本人的"成見,偏見,定見或主見", 但仍順應全世界民心之所向. 公餘之暇, 為文論政, 或在當時圓山國際關係研究所, 兼任研究委員, 在該所所出版之"問題與研究月刊", 所發表之報告等外, 並同時經常在台北報刊, 撰寫政論時評, 其所立論, 莫不皆以三民主義的中心哲理為依歸. 拳拳不忘中山先生的遺教, 不但行文用字, 甚至在個人處事待人方面, 亦皆以"人性善"為依歸, 而有萬物靜觀皆自得, 而無與人爭鬥競逐的用心.

再度出國完成學業後 撰寄台北中央中華等報專欄

其後我在一九五九年偕妻挈眷, 再度出國完成學業宿願之時, 三數年間, 雖然同時勤於教授與攻習課業, 初亦仍然為前所服務的紐約"美洲日報", 間或撰寫短評, 在其副刊專欄發表, 後因選修功課, 完成學業, 又因搜集資料, 撰寫博士論文, 不暇執筆為文, 在各報刊發表. 但於一九六三年取得學位, 改去北卡州立大學費城分校任教之後, 瞬應

知友台北楚崧秋兄之特約, 先後在"中華日報"及"中央日報", 為時二十餘年, 以各種不同名義, 按月撰述專欄, 或報導或砭評美國內政外交, 尤其是論評或報導台峽兩岸的政局發展. 其後且在台北,高雄,香港報刊,以及紐約,華府,和美國各地僑報,專刊,不斷撰寄同樣性質的政論時評, 隨時發表. 間或撰寫趣味性的回憶和旅遊紀感的文字, 但也皆是"吾道一以貫之", 在有意或無意之間, 悉以此為基點. 現在我重溫在一九六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各篇論著, 其先後巳於一九六九年編輯出版為"美國內政外交與國際局勢', 一九七三年的"美國的內政與外交", 以及一九九五年的"現代美國的內政外交", 其間經過了美國與蘇聯中共國際共義的冷戰和惡鬥, 大陸中共的"十年文革"和"四人幫"之亂的浩劫", 東南亞越南之戰的慘敗, 中經尼克遜的大陸"破冰之旅"與在滬上簽薯的"上海公報", 以至福特的親遊長城,卡特無條件的接受中共"締交三條件", 而與中共建立"正常化"關係, 甚至後來雷根及柯林頓總統等訪問大陸等等的歷史過程, 筆者察於中共當時並未放棄其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堅持與實際行動, 遂仍基於個人前述"吾道一以貫之"的反共精神, 對於中共各個時期的倒行逆施行政策, 亦是口誅筆伐, 未稍暇怠 .

揭露共產國際禍害中華 駁斥美國鴿派媚共言論

筆者個人對於中共過去由蘇聯所控制的"第三共產國際"創立以來, 歷經"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聯農工),自組紅軍及蘇維埃政權與邊區, 利用中國力量對抗日本, 以救蘇聯"祖國"之時, 殆巳見其端倪, 深知其所倡導的抗日聯合陣線, 聯合政府, 人民民主專政, 以及人民政府的"統戰"手法, 實是國際共黨, 利用中共赤化中華, 然後進行世界革命, 實現其共產國際的初步陰謀, 是以個人不惜奮其螗螂擋車之心, 力竭聲嘶, 加以指責, 甚至也對大陸沉淪(解放)前夕, 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愚人節於北平(北京)開始舉行的"國共最後一次和談", 中共事前所採取的策略, 以及當時和談的背景, 條件, 經過和後果等

等 (參見拙著"國共最後和談和中國統一,"二千零二年台北成文出版社), 加以剖析, 而對於美國政府及各方所謂鴿派自由份子的謬論, 痛予駁斥. 是以筆者當時也在美國各地不同學術論壇, 對於中共以馬列外來意識型態, 禍害中華之事實, 加以揭露, 並且痛加評駁批判. 同時也在有名學術季刊發表論文, 皆與當時美國所謂的"鷹派", 立場相同, 有時甚至更為激烈. 其時我曾追溯美國自開國以來的外交承認文件與傳統, 加以闡述剖析. 提出義正詞嚴的忠告. 而對於中共之在大陸國內殘害整肅, 壓抑人權民權, 對外配合蘇聯國際, 策動民族解放陣線, 東侵西奪, 發動世界革命, 先後在韓國越南, 非洲南美, 掀風點火等的事實, 作為美國不應予以"法理上外交承認"的例證, 此皆意在促使中共 "放下屠刀(國際共產革命)", 改行民主法治體制的呼號, 其文在各個學會及報刊發表後, 已得中外學者的良性熱烈反應. 其中尤以"從美國歷代外交承認慣例談到美國的中共政府承認問題", 先於一九六八年美國 "南方政治學會"宣讀之後, 甚得各方極為讚賞的反應, 後來在美國另一"美國社會科學學會"及在俄亥俄州大學的"中國漢學學會"中, 摘要發表, 當時台北"中央日報"等, 皆由他人專文報道, 筆者在各個場合, 曾經公開促請美國在中共未能開變或其"革命國際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前, 不應不顧國際道德, 與中華民族的前途, 以及或中美道義之交的傳統, 而率爾行動, 遽予承認, 而且即使是僅從美國先例及其"本身的國家利益"而言, 也不應依照當時所謂美國鴿派褊左自由主義份子的要求, 遽爾給予"一邊靠"的殘酷政權, 法理上的"外交承認", 俾免使優良的中華民族及其王道傳統倫理價值, 陷於永劫不能復活的絕地.

世界華裔反共甚至西方人士反蔣媚共而不反華

良以當時平生個人立場, 反共而不反華, 在此時期間, 台海兩岸對立, "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的呼聲, 此起彼落之時, 筆者自是同情以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 力主民主法治, 兩岸和平演化, 而達華夏

統一兩岸整合"以進民國, 以進大同"的理想境地. 所以當時筆者曾以中英文論文, 奔走呼號, 其所撰寫有關的文字, 其言論之客觀而激烈, 也反應了當時世界各地中華裔胄反共不遺餘力的共同心聲, 而在此時, 筆者也有一個體會, 即算是當時很多美國鴿派人士, 他們之主張"親共" 者, 乃是他們對於中華文化素有好感, 對於當時毛中共認識不清, 以為毛某本人, 也認為是中國歷史上"霸道" 或秦始皇帝王思想的 "傳統", 所以不足介意, 即以當時哈佛華學"護法" 或有"美國中國通學"之稱的費正清而言, 他在曾任戰時重慶美國新聞處主任之時左右逢源, 當時美國戰地記者亦受其影響, "反蔣附共" , 後來主持美國學術重鎮, 桃李春風, 幾乎一言九鼎, 與他意見不同的偏右學者, 幾乎難得在當時寥寥可數的大學中, 取得華學語文的教學席位 , 直到後來文革之後, 他才親自承認, 他把毛某的 "國際共黨" 本質看走了眼, 至於其他等而下之的武人史蒂威爾將軍, 以及當時國務院遠東司中國科的戴維斯, 賽威維斯等人, 甚至"亞洲研究學會"的著名左派專家拉鐵摩爾, 以及阿奇遜國務卿, 希斯... 等等諸人, 雖然言行偏極, 他們皆是都是心懷中國, 而並不反華, 但是誤以當時的毛共即是華人, 所以他們反蔣而媚共, 鑄成了戰時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大錯的歷史. 好在一九七十年代後期, 毛澤東逝世之後, 大陸局勢完全改觀, 美國的對華政策, 才算誤打正著,我們海內外華人,也算鬆了一口大氣. 良以當年毛澤東死後, 屍骨未寒, 其指定"接班人"華國峰, 也在葉劍英, 汪東興等的策劃下, 竟能撥亂反正, 而將其在文革期中胡作非為,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囚下獄, 其後鄧小平, 東山再起, 從此重執國政,大陸局勢逐漸扭轉. 四人幫及林彪餘黨黯然受審, 或死或囚 , 大陸局勢, 殆已顯露改弦更張的曙光, 號為當代"阿斗"無能的華國鋒(或謂他乃毛之非婚子,確否待查), 終亦未被誅囚, 全身而退, 被迫去位.

鄧小平平反冤假錯案 華人反共氣息鬆綁

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地位鞏固之後, "平反"了中共自開國以來, 以及文革時期的所有"冤假錯案", 而且他也大刀闊斧, 極力推行其所謂的"四化運動", 雖然他仍然有所謂 "四個堅持"原則的強調, 但是饑者易為食, 暴政之後易施"恩", 所以當時鄧小平平反政策推行, 大陸人民如大旱之後見雲霓, 縱然僅得點滴甘霖, 也是感恩涕泣, 於是鄧小平被視為包公再世, 李世民重生, 而被尊為是普渡眾生救世主的"鄧青天".
良以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際, 鄧小平外假經濟開放的號召, 推行"一部份人先富"的政策, 大陸庶民, 初次吸取了一點新鮮的空氣, 於是氣象一新, 北京於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安理會的永久席位以後, 又獲得了美國卡特總統的正式外交承認, 於是鄧小平正式被邀訪美, 雖然大部份僑胞, 對其未能有實行"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的承諾, 而未改變其反共的立場, 但是鄧小平所到之處, 美國人民, 幾多為其"親民"的作風顛倒, 牛仔帽一頂, 意氣飛揚, 萬眾風靡, 鄧某經日返國,"教訓越南之役", 無功受辱, 有心人士, 亦多搖頭嘆息, 惟是大勢所趨, 海外僑胞, 包括新近大批自台灣大陸香港的移民與留外學人學生在內, 對於中國之情形略行改善, 殆亦逐漸改趨放心, 過去僑學界十之八九的反共態度, 亦已慢慢鬆綁, 這是世界華僑與輿論, 因大陸平反, 文革中止, 經濟略形開放發展, 人民生活稍得舒解, 因之對於中共的態度, 而有所改變. 至少已有"雖不滿意,亦可勉強接受", 而持靜觀其變的態度.

台灣"經濟奇蹟"發生 期許鄧小平為"蔣經國第二"

其時台灣蔣經國主政, 十大建設, 卓然有成, 地方自治實施, 奠立民主宏基, 推行實質本土化, 促進族群和諧, 前後雖有美國撤軍, 廢約, 斷交, 以及石油危機等的沖擊, 但因政治安定, 已由威權政制蛻化而有民主自由法治的演化形成, 且以經濟起飛, 前所未有, 台灣亦已躍為東南亞"四小龍"的龍頭, 所以當時兩岸人民翹首,對於大陸亦存奢

望, 並對鄧小平存有成為"蔣經國第二"的期許", 是以兩岸庶民, 幾乎額手稱慶, 咸表樂觀, 尤其是對大陸明示"四個堅持", 暗中"和平演化", 存有幻想. 海外僑胞過去幾乎清一色的反共態度, 亦有動搖,此非中共的"統戰"成功, 而是人心望治, 有以使然. 此時筆者對於中共態度, 亦改過去完全否定的立場, 而趨靜觀後效的期待. 而且在此同時, 台灣蔣經國總統以其抱病之身, 宣布了對大陸的開放政策, 內則減除戒嚴, 解除黨禁報禁, 外則開放國人前往大陸探親訪問, 增加兩岸商貿, 甚至開放大陸同胞學者或其他人士來台, 兩岸通往, 一時遂有互通互利的開朗跡象, 及至李登輝出任總統初期, 也是"蔣規李隨", 台北大陸政策, 照常運作, 海基海協, 照常接觸, 辜汪且有直接會談, 並有若干事務性程序上交往的多項"協定", 後來雖因民進黨"本土意識"的強調, 而在李登輝當政後期, 所謂"九二共識"存在的事實或期望, 也因基於其後各類競選策略的考慮, 而被李登輝所完全否定, 但是當時世界輿論, 以及海外僑學各界, 對於所謂兩岸和平民主演化的"終極統合", 雖然不存奢望, 也不可能以為即將"近在眼前", 但亦未必完全悲觀, 而似以為仍有"遠在天邊"的一絲希望.

"三超四化" 海外僑胞勸請兩岸終極統合

是以此時筆者在中外各個學會所提出的論文, 或在各地報刊所發表的論評, 雖對中共"一國兩制"等統戰謀略等等的手法, 仍然存有戒心, 期期警惕, 但也響應海外僑胞以 "三超" -- 超越時代, 超越現實, 超越黨派, "四化" -- 政治民主化, 經濟自由化, 民族平等化, 軍隊國家化 (其時世界華人國是宣言等由紐約僑領梁聲泰等共同發起) 等的號召, 深思熟慮, 煞費苦心, 芻蕘獻曝,一再為文, 促使兩岸當局, "民主革新,和平競賽", 俾使兩岸從速和平統合. 有關此一觀點的論證,散見當時紐約, 香港, 台北及其他各地的報刊. 但是筆者對於是時大局, 也未必至為樂觀, 因此也曾一再為文, 警告海峽兩岸當局, 一則促請台北當局不要專以競選勝算為目標, 專以極端本土化的族群意識, 浪費精力, 從事爭取不可能再入聯合國的 "外交勝利"; 或是枉費外匯,

從事得不償失擴展"國際空間"的"凱子外交"; 再則促請當時台北以當時"經濟奇蹟"的台灣經濟優勢影響大陸經濟的發展, 進而促進大陸政治民主化的加速, 否則數年之後,大陸沿江沿海各省, 經濟發展, 形成為數甚多的"多個台灣", 而使台灣對於大陸的政治的開放, 或經濟的發展, 將無任何的影響, 甚至台灣也可能被迫處於處處受制於人的尬尷境地.此一情勢的形成,不幸在後來阿扁執政時期,一一實現, 可謂不幸而言中.

中國未來整合本質方式與步驟 諸課題芻堯獻曝早有研擬

至於直接有關當時"統一"問題的課題, 如"中國統一問題的本質" (一九八四年高雄台灣時報), "中國統一的方式, 步驟, 前提及展望" (一九八九年紐約"探索"及紐約美東"星島日報", 德州"國際日報"及台北"青年日報") 等等的長篇政論, 皆是參酌當時客觀情勢, 民心向望, 展視兩岸統合或整合的可能途徑, 據理剖析, 列舉其基本原則, 條件, 前題, 程序與步驟, 甚至統合後的政府體制實體與形式等等, 先後在美國各地學術會議中, 相繼發表, 甚至也激起了在大陸, 香港某些人士的反應, 謂為持平之論, 其後不幸而大陸局勢暫時改觀, 胡耀邦的"開放政策", 因為遭受了陳雲"鳥籠經濟"及左派胡喬木, 鄧力群等"反和平演變"集團的反對, 迫使鄧小平陣前換將, 而將胡耀邦踢下馬鞍. 後來又因胡耀邦的逝世, 全國人民集體哀悼, 激起了如潮如湧的 "八九民運"突發事件, 其後又因北京"天安門屠城事件"發生, 圖窮匕首見, 鄧小平顯示了中共"暴力治天下"的本來面目, 世界輿論對於中共又再群起反感.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 東歐附庸解體國際輿論又再反共

於是筆者,也隨著國際輿情的轉向, 倒轉筆鋒對於當時鄧小平中共的倒行逆施, 一再大張撻伐, 先後在各地報刊發表: "人神共憤談六四", "六四與東歐 (所謂蘇東波東歐附庸體制的瓦解", "黯兮慘悴話六四", "中共六四意圖與大陸前途"及 "八九民運的歷史責任與國際影響"等評論, 即對中共六四慘案發生的背景前因, 深加探究剖析, 對其天安門坦克機槍, 橫掃民眾學生的暴行, 義正辭嚴, 加以指責, 進而對於中共今後如何善後, 及其政經走向, 善意而誠懇的提出建議. 不過當時的台灣, 當然無法影響大局, 而當時執政的李登輝, 不但是黃鶴樓上看翻船, 袖手旁觀, 一方面既對大陸,幸災樂禍,而在另一方面,李登輝又於其再度當選總統後, 掌握了黨政軍財的大權, 於是予志自雄, "槍口對內", 致力於"保權,固權與擴權"的濫權工作. 他既是為了對付黨內所謂 "外省人的反對勢力", 也是為了對抗新創民進黨的"族群意識", 反而加強了與黨外人士配合, 進而採取了比他們更為"極端本土化"的競選花招, 先後發表"兩國論"或"七塊論"的"高論", 以期爭取或保持其"民皮獨骨"的"獨台"或"台獨教父"的"英名", 所以在兩岸關係上, 一則"戒急用忍"甚而否定"九二共識"的存在, 原來荊棘滿地的兩岸關係, 遂亦跌入深谷, 寸步難行. 海內外人士, 固對中共失望, 而對阿輝尤感痛心.

李登輝擴權亂修憲 鄧小平南巡講話扭頹局

其後阿輝變本加厲, 而將五權分立的中華民國憲法, 一修再修, 六修七修, 行政院院長幾乎完全成為了總統的幕僚長, 監察院也是職司"拍蚊", 所有大權集中於阿輝總統之一身, 國民黨四分五裂, 大部國民黨異議人士, 掃地出門, 先後出走, 分別成立"新黨", "親民黨", 但不旋踵, 李繼國民黨也是由盛而衰, 此殆阿輝自作孽多行不義, 黑金白金齊飛, 貪瀆風行, 在他任內, 樹立"新的威權體制", 也是土崩互解, 不數年間, 阿輝殆已獨自毀敗了數十年來,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難得建立的清白聲名, 而在二千零零年的總統大選中, 阿輝竟又以其所謂"

棄連保陳"的策略, 把自北伐以還即行當政的七十餘年國民黨政權, "和平移轉"給了以台獨為主要號召的民進黨人陳水扁, 其後阿輝本人, 竟亦自食惡果, 而被其由他一人所自摧毀的國民黨, 逼他辭去主席職位, 開除黨籍, "掃地出門". 真個是應了"天作孽,尤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的警語! 其後阿輝也不自甘寂寞, 再行自組不成氣候的所謂 "台灣聯盟," 而擬與阿扁分庭抗禮, 爭取"台獨教父"的虛名, 但是後來所謂"台聯"也幾乎頓成泡沫. 但是此是後話, 暫不多提. 反之, 當時中共大陸自一九八九年民運發生, 當局處變失當而導致了"天安門屠城事件"的慘案以後, 國際輿論群起而攻, 法輪功反共以及海外僑學界的民運風潮, 也曾此起彼應, 有似巨浪掀天, 驚濤拍岸, 其以開明開放假象的國際聲望亦已一落千丈, 幸虧其後垂簾聽政的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之後, 改革派的聲勢壓制了左王左將的逆風, 而暫時扭轉了中共滑落的倖得"開放"聲名. 而且當時中共當權派, 亦有所謂"社會主義初階論", 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的推出, 遂使其所強調的所謂 "四個堅持", 除了"一黨專政"的"唯權意識"以外, 其他所謂馬列毛澤東思想, 皆已在"利"字當頭的大勢之下, "和平演化", 量變質變, 漸變而蛻變, 雖然未能接受西方民主法治人權主義的思維, 但已完全感受了西方私利資本主義的"污染", 所以鄧小平"使一部份先富"的政策, 確已立竿見影, 億萬豪富之多, 有如過江之鯽, 其中因其執政掌權貪瀆而致大富者, 雖亦不乏其人, 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 在過去二十餘年以來, 確亦也有空前未有的改進. 所以西方民主自由的觀念, 也在大陸萌芽播種, 呈現了一線微茫的生機, 所以世界輿情, 對於大陸政局, 也已有了新的期待.

李登輝當政初期兩岸關係改善曾露一線曙光

是以在此大陸重新起步恢復舊觀之際, 大陸又再重新推行鄧小平的"四化運動", 幸而當時台灣也在李登輝當政初期, 仍在邯鄲試步, 猶能續行蔣經國的逐漸開放政策, 但是當時閉戶自封的阿扁尚未取得政

權, 尚未執政, 所以台商尚能大步登陸, 兩岸人民亦能相互探訪, 兩岸商貿欣欣向榮, 而大陸經濟起飛, 如果馬克思經濟決定形而上的上層社會機構的唯物辯證法的理論, 確亦在此一方面有些正確, 是則大陸社會, 亦有可能因為"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 資產增多, 而使其政治影響力, 不斷擴大, 假使大陸社會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 進行革命, 則大陸社會, 亦將有先行形成類似西歐各國溫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的可能. 於是海外僑學界, 或則基於久離故土的鄉情, 尤其是基於自抗戰或內戰以來懷念故土故鄉父母兄弟家屬親友的親情, 對於大陸故鄉大多迫不及待, 相繼前後返國探親, 掃墓, 聯誼或旅遊, 人數眾多, 絡繹不絕, 是以通都大邑如滬杭京都, 為之路塞, 而窮鄉僻野, 也多來自台灣及海外遊子的行縱. 所以當時筆者, 所撰論文, 皆能平心靜氣, 以客觀的態度, 研析當時"中共十四大前後的制度,政策與人事", "中共八屆人代與政協召開前後的局勢", "中共大陸的人權實況", "中共大陸地方分權的可能影響", "後鄧期間中共軍與黨的關係"等文, 夾敘夾議, 希望中共第三代, 第四代....的領導集團, 至少繼續鄧小平的 "四化"或竟加速 "第五化(政治現代化)"的推行, 所以筆者也在"人民直選與大陸政局"一文中 (前述各文皆先在報刊發表,現則輯刊"法治民主與兩岸政局發展"一書中, 台北成文書局出版), 建議當時及未來的中共"當權派", 仿效台灣過去地方自治直選鄉里長, 縣市首長, 及議會議員的前例, 先在大陸各省各地自治區諸地, 推行地方選舉, 或在"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內, 逐級先行實施黨員推選, 而後直選各級"黨委"或"領導"的制度, 由黨而政, 或由政而黨, 是則 "具有中國色彩"的 "社會主義民主主義", 豈非可以在"新民主主義"中, 發放光芒萬丈的"異彩" 也哉 ?!,

台灣逆向而行族群民粹 貪腐黑金阿輝是始作俑者

不過在八十年代後期, 也是前述李登輝當政後期, 阿輝為了保位擴權, 台灣的情勢, 卻是逆向而行, 當大陸自"六四慘案"的腥風血雨中

復蘇重生之際, 繼蔣經國總而當國政的李登輝, 卻使台灣局勢,每下愈況, 我們從好的方面推測, 可以說李登輝是受客觀情勢所逼, 不得乃爾, 蓋以當時民進黨挾其本土台獨意識, 向國民黨政權挑釁, 李登輝為了應戰, 不得不搶奪先機, 而亦先行掛上獨台的大旌, 採取制敵機先策略, 先行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競選花招", 對於兩岸關係, 首則"戒急用忍", 繼而否定"九二共識"等等, 或亦"情有可原", 但是我們細察李登輝的貪瀆愛錢及濫權掠權與本土台獨個性, 尤其是在從他當政期間, 先後一再在台北市長及千禧年總統大選時, 使用"棄黃(大洲)保陳(水扁)"及"棄連(戰)保陳(水扁)"策略看來, 所以他的作為雖或可能是係客觀情勢使然, 而大半乃是由於他本人先天個性(性惡), "嫉善如仇", 不願見(外省人)趙少康當選市長成功, 尤其是不忍見("親如父子"的外省人) 宋楚瑜競選總統勝利之所決定. 我們略加提醒, 大家一目瞭然, 會心了悟! 良以一九八零年間, 李登輝初主台灣國政，外示優柔敦厚, 內懷奸偽權謀, 收降納賄, 黑金與白金齊飛, 樹黨營私, 本土化隨台獨言行而變質, 在其羽翼漸豐之後, 予志自雄, 集黨政財金大權於一身, 一再發表"兩國論"及"七塊論"等的謬論, 無中生有, 挑撥民粹仇恨, 激起台海波瀾, 我曾一再為文, 口誅筆伐。 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長改選, 阿輝既曾以"棄保"戲法, 而使陳水扁坐得市長寶座. 而在二千年總統大選李登輝依法不能第三度出任總統, 又無法修憲法再行連任, 壓制親民黨宋楚瑜聲勢時, 李登輝又再施用棄保政策, 而將自一九二八年起, 即執國政的國民黨政權"和平移轉"給主張台獨氣勢比他更濃的陳水扁。當時全國人士更是義憤填胸, 痛心疾首, 唯個人仍以君子愛人以德的精神, 加以檢討研析, 撰寫"李登輝掛冠論不定"一文, 認為國民黨黨人姑息養奸, 自貽伊戚, 情無可原。 但是我亦認為李登輝以其人性惡的天性, 王莽情偽的行藏, 習用中國霸道而非王道的傳統, 施展日本邪派而非正派武士道的乖行, 以及"活學活用"在台大讀書會中所學得的馬列鬥爭技巧, 一意孤行, 貪腐泛濫, 不但把國民黨弄得分崩離析, 新黨親民黨人, 被迫掃地出門, 而且也把台灣的經濟奇蹟, 搞得烏煙瘴氣, 致使千禧年的總統大選, 連宋相爭, 再度競選台北市長而敗於馬英九手下的失意政客阿扁, 漁人得利, 敗部復活, 李登輝獨夫一人, 自應以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

總統/和自任選舉統帥的三種身份, 對於當時國民黨坐失政權的選舉後果, 也應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大部責任。

春秋大義責阿扁 何期他貪權愛利尤勝李登輝

不過當時個人對於一生長於競選的陳水扁, 也是心存忠厚, 希望他在以不及百分之四十的相對多數, 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之後, 曾以“倡導台獨”競選的隱性號召取得了政權, 但千萬不要以 “遂行台獨”的明暗企圖而推行國政, 所以個人雖知阿扁心性善變, 豹不改斑, 而仍責以春秋大義, 苦口婆心, 促其以天下國家及台灣人民之福利與中華民族之前途為念, 是以在指責“李登輝掛冠論不定”的長文中, 仍以“對陳水扁的期許”為副題, 促其計利天下, 著眼千秋, 不要徒以競選取勝為其主要鵠的！其後我又曾在李登輝在未"和平移轉政權"之前, 自失主動, 坐失兩岸和解政策的機宜, 口誅筆伐之餘, 亦曾在"台峽風雲與'兩國論'老調及其他" 一長文中, 為之解套, 但他在"寧給外敵, 不給家奴"錯襄觀念之下, 以為陳水扁初登大基之後, 一定"感恩圖報" , 至少也可尊他為"國師", 或雖不是"台獨教父", 至少也應稱之為"台獨先驅', 但是阿扁忘恩負義, 在擊敗宋楚瑜當選總統之後, 或將有與李登輝 "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 的可能, 其時阿扁當政也在"摸著石頭過河", 尚亦未能胡作非為, 雖其乖亂大政, 已露跡痕. 惟其貪腐行動, 或已起心, 惟亦尚無明顯跡象, 所以筆者尚對阿扁未必完全失望, 且曾一再以“執政未半載阿扁是非論評", "唐飛辭職核四停建倒閣罷免風波"等文, 好言相勸, 冀其懸岸勒馬, 改行正道的國家大政, 但是其時阿輝也未死心, 而有死灰復燃, 重展影響潛力的嘗試, 所以他曾火上添薪, 掀風起浪, 擬與阿扁互爭台獨和極端本土化的"教父"榮銜. 所以筆者又再不斷為文, 如"阿扁進退失據阿輝借屍還魂", "台灣總統大選攸關千秋萬世, 連宋配選任重道遠” (5/2001-10/2003年) , 阿扁公投政治面面觀”(12/2003-1/4/2004), “指鹿為馬阿扁公投變民調”(1/2004)等篇長文, 苦口婆心, 加以勸阻, 而對阿扁的一再

誤闖歧途, 也已逐步逐漸加強詰責, 甚至對於阿扁以 “與鮑爾握手為開創外交新紀元“ (11/2003) 的自抬身價, 也曾為文加以譏評。但是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我們雖然言之諄諄, 聽者置若罔聞。所以後來個人對於阿扁固已完全失望, 而對於李登輝媚日和台獨的原形畢露, 且欲與似與阿扁競足, 爭取何人最獨 “領導權”的黔驢慣技, 亦是疾首痛心, 而曾不斷加以拮責. 幸而阿輝在國民黨內影響, 現已完全消失, 而其個人的"聲望” , 確已疲而不振。是以在二千零四年的大選中, 連宋得以公開搭配。且在大選前夕, 連宋民氣上揚, 藍軍似有重新當政的可能, 海內外同胞, 對於台灣政局, 幾有災後重興的一線希望與期望.

槍擊事件無頭緒草草結案台灣司法蒙大羞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譎巧多變的阿扁, 卻在二千零四年三月二十日大選的前夕, 無中生有, 製造了所謂"319 兩顆子彈事件", 說是阿扁與呂副總統在台南同車拜票之時, 即曾被人"槍擊"。槍彈有眼, 傷了呂副總統的膝骨, 而又有一顆子彈 (?)穿而不破, "溜進了"阿扁的外衣和長褲, 曲線迂迴, 擦破了阿扁的肚皮, 但是阿扁的政躬, 卻是靠天保佑, 安然無恙。當時群情大譁, 謠言四起, 扭轉了阿扁一落不振的選情。翌日大選, 不知誰人又做了什麼手腳, 阿扁卻以不及二萬九千餘的百分之零點零二的小小多數票, 再度當選連任中華民國的十一任總統。當時案情撲朔迷離, 連呂副總統也不知其究竟, 甚且有人傳說, 呂副總統曾經一 度懷疑, 以為有人要取她的性命, 而使陳大總統得到同情而當選。現在時過境遷, 不久台北法院最後判決, 說已破案, 原是某一陳姓漁民名義雄者個人動機不明, 無故(?)開槍, 導此大禍, 而其屍體,後來也在海上撈獲, 但其”自首的遺囑“, 說已被其家人”燒毀” , 不過上次大選期間, 陳義雄的家人, 則又向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跪地喊冤, 而現任新政府國防部長陳肇敏, 則以其原任真相調委會委員之一, 在立法院答詢 中, 認為其中蹊蹺太多, 說是槍擊實

地, 並非槍擊"現場", 阿扁又要告他"毀謗", 真個是“事出有因, 查無實據“, 現在死無對證, 台灣司法獨立的聲名壽終正寢, 把我這曾一度榮任國府(江蘇鎮江和浙江餘姚 1947 年)學習司法官和推事的個人, 也弄得灰頭土臉, 滿面無光。
此一槍擊案初發之時, 群起質疑, 咸認此皆阿扁自導自演的“苦肉”當選奸計, 衡之當時槍擊現場證據證人的搜集和取證, 車行遲速和子彈的發射角度和取向, 兇犯的人數和動機, 子彈發射的顆數, 以及座車舍近就遠驗傷, 友好醫院和醫師的選擇等等, 動而使人見疑。所以各方專家學者, 以及國際聞名的旅美刑事現場取證專家李昌鈺博士等, 皆有各種不同的推測和結論, 而台北反扁群眾, 遊行抗議, 議論紛紛。當時個人除了參加北卡洛麗市僑學界的集議, 並為代擬英文函信, 致書美國政界及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議員, 促其注意台灣選舉是否曾受此一離奇的“槍擊事件”影響, 並曾隨眾遠程前往華府, 參加來自各界的“遊行”, 作為無聲的抗議之外, 內心對於阿扁出於阿輝而勝於阿輝, 不擇一切手段, 以期當選的行為, 亦有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的義憤。

台北經濟奇績成泡影獨台台獨亂中華

當時各方群加指責，報刊雜誌，盡是海內外人士，口誅筆伐的宏文。但是阿扁恬不知恥，無動於衷，笑罵由他笑罵，總統我自為之，對於由立法院通過的真象調查會的合法調查，行政院和情治單位，不但拒不合作，且亦處處柸葛，其作賊心虛的困態， 昭然若揭。遙想當年筆者愛國心強，望治心切，一九五六年且曾抱著“氣沖河嶽我揚艖”的精神，曾經毅然自美返台服務，現雖羈旅異邦巳過半個世紀，而對台灣情有獨鍾，為文論政，獻言興替，未嘗一日有忘大陸與台灣的同胞。
今者不意最近去十數年之間，台灣安定繁榮政局, 竟為阿輝阿扁，假台獨獨台之名，行個人專政攬權之實，把三民主義可以及時而見

的憲政規模經濟奇蹟，弄得支離破碎，且把逐漸和平演化，形成兩岸民主統一的契機，幾乎毀之於一旦。聞之見之，傷心怵目，思之念之，泣血痛心。是以個人對於阿扁過去的春秋責備，真是由傷心而痛心，由失望而絕望，孺子不可教，頑石不點頭，所以有一段時期,自動“封筆”不再隨眾為文闔伐，免得徒費唇舌，徒傷腦筋。所以對於阿扁自此以後的胡作非為，也就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不再加以理會，也曾心安理得，過了一段六根清淨的時日。不過我之所謂“封筆”也者，乃是自此以後，有一段很短的時期, 我並未如前此一樣，間時在華府和全美, 以及其他任何地區報刊發表言論，對阿扁阿輝有何批判。 良以筆者自初識之無以來, 個人的家國意識， 雖有不同的顯現, 而對過去歷史上, 每一時期出為國家領導, 或是現今兩岸當政的"當權派", 也有不同的評價. 所以在"檢驗"他們的歷史功罪, 或是他們為天下國家所推行的大政方針與政策時, 雖然未必完全即以或是否或能"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最高道德標桿為衡量, 但亦應以是否能在其主政時期, 做到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或至少沒有製造人為的災害或戕賊人民的基本生活及利益為依歸. 這是個人"意識型態"的基本"堅持", 不似什麼其他"唯物"或"唯心"意識型態的"階級鬥爭", "種族歧視", "族群仇視", 以及"宗教"或"民粹"等等的藉口, 作為破壞社會和諧或社會利益調和, 而有所改變. 所以個人的根本認定和中心思想, 也可說是吾道一以貫之, 而對歷來當權派的批評, 也是以此為原則, 所以雖然人微言輕所有評論, 皆如石沉大海,也是不會動搖. 阿輝阿扁"族群意識"掩貪瀆實為中華民族罪人 是以筆者對於當時阿扁貪瀆無能, 而穩坐江山，風吹不動，水潑不走，已經不是以理力爭，可以改變他們的心意的時候。數年前我曾與當時尚未仙遊的馬鶴凌, 在書信中談到台灣政局認為阿扁阿輝等之流，皆是有理說不清的無恥之徒，僅能力勝(選票也)，不能理爭。當時鶴凌亦極同意，而在其回信中，引證我們家鄉長沙人的諺語為答：(我雖是湖南省立長沙高級中學的校友，但僅在長沙投考高中時住過一兩個禮拜，而後長沙大火，學校三遷，所以未在長沙久住，鶴凌在長沙至少讀過初中和岳雲高中，或可算是一個長沙人)。他說“長沙人說‘痞子怕流氓，流氓怕光棍，光棍

怕無賴，無賴怕不要臉' ”，李陳之流就是不要臉，真可悲！其然乎？其不然乎？如果真是如此，我們雖與他們辯得舌敝唇焦，他們不知禮義不要臉，又能發生什麼作用？！ 是以後來台北自李登輝後期四五年之間, 以及阿扁主政的八個年頭, 貪腐無能, 阿輝以"民皮獨骨"的極端本土意識, 為其競選的工具, 而阿扁則更以之作為爭取及維持權位的策略, 其後則更以製造本土族群意識與衝突, "愛台灣", "中國豬"與 "去中國化"等的民粹仇視衝突, 作為掩飾阿扁本人"國家機密假發票", 台開內線交易等的弊案, 或"轉移焦點"等的手段或道具. 渡過了百萬紅衫軍"遍地開花"與"天下圍攻"的危機, 其後又以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黃俊英走路工被捕"的謠傳, 而使民進黨市長候選人陳菊以一千一百十四票之差, 當選高雄市長, 更使阿扁穩坐玉山.

阿扁退位一小時即被分案調查全家列管不准出境

可是一瞬之間, 又相繼開創了其後華陽史威靈, 鏟震軍購貪腐及巴鈕新幾內亞 "建交洗錢受騙", 諸等羞人辱黨(民進黨)的拍案驚奇巨案. 青史留痕, 乃是當今原曾被譽為"自由中國"的台灣, 名列美國時代雜誌二千零七年風流醜事王國, 世界第五的排名, 成為了國際的笑柄. 而在二千零八年大選過後, 還未來得及再度 "和平移轉政權", 辦理總統交接職位的數週之前, 又再爆露了所謂 "巴紐新幾內亞建交金光黨騙款"奇案, 導致阿扁貼身親信權臣前國家安全會秘書長的行政院副院長邱義仁, 外交部部長黃志芳, 國防部副部長柯承亨三人在新總統就職十數日前同時辭職, 三人同時或被列為被告, 或並被列管以防非法出境, 而阿扁本人也在五月二十日十時卸任恰恰一個小時, 在其 "刑事豁免權'喪失之後, 被檢調當局宣布,分案調查其在職時, 依照憲法規定除內亂及外患叛國罪行以外的任何刑事案件, 皆將追究. 是以阿扁本人及其夫人阿珍, 女婿趙建銘, 親家趙玉柱等諸人, 所以如果阿扁不在今年依法退職 "遜位", 將來真有可能在下屆 "時代雜誌國際風流貪瀆候選人"中, "脫穎而出", 名列前茅!!

但是阿扁將來是否能夠長住台北或高雄的豪宅, 或是民生公寓住宅, 或是其他更為"安全" 的所在 尚在不定之天, 不過無論如何, 阿扁的命運, 到底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較之當年南韓退任總統全斗煥, 盧泰愚等的命運, 倒也好了不少. 不過無論如何, 大陸貪腐案件, 雖亦泛濫, 但其國家元首級之涉案者, 似亦無人可與阿扁, 尤其是他個人, 家人及皇親國戚家臣, 涉案之多, 能相比擬. 所以在這一方面, 阿扁真是鰲頭獨佔, 遙遙領先 (阿扁在專權方面,如與毛澤東相較,自是風馬牛不相及, 相差亦遠), 但是掛冠論定, 海內外人民對於過去阿扁以及不久之前的阿輝, 在個人方面的貪瀆攬權, 容或不敢恭維, 對其施政, 也大加非議, 但是對於台灣本身的未來, 仍是確亦存有無限的信心與希望, 同時我們對大陸的情形, 也是憂心忡忡, 但是對於大陸當局改革改進的期望和中華民族的前途, 也是信心滿滿, 希望無窮!!.

大陸和平演化附合孫中先生當時革命建設的理想

在另一方面, 國際自由輿論及筆者個人, 對於大陸的中共過去的專制政權, 大多皆是痛心疾首, 甚而口誅筆伐, 唯自鄧小平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發動 "四化", 既而又在 "南巡講話"之後, 態度逐漸"和平衍化"以來, 已由過去的完全否定, 失望甚至絕望, 傷心痛心, 以至深惡痛絕, 改為目前的幾乎翹首期許和期望, 但望中共大陸百尺竿頭, 民主進步. 此種心態的改變, 其來有自, 並非國際輿論, 突然改觀, 或是個人投機靠攏, 而是大陸當局的意識型態及政綱政策, 已有大的更張. 所以大體說來, 此乃客觀情勢使然. 大凡我世界中華裔胄, 莫不馨香禱祝, 夢昧以求. 直正能見中國大陸"和平崛起", 在軍事上, 不稱霸, 不爭霸. 在國防事業上, 固然要力能自保自衛, 在經濟上,上交伐謀伐利伐貿, 超英趕美, 甚至超美, 以我中華資源之盛, 人民之眾, 智力之高, 科技之強, 生產之強, 在美國自以為商貿為天下之最的領域中, 而我真能以柔克剛, 不以武力稱霸, 不用暴力武力, 像過去一樣, 枉求"世界革命", 轉而和平競較. 在經貿方面, 制敵機先, 而現在

在事實上, 也確已取得了極為優勢的"制高地位".中共在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中, 既已取得了"舉手"輕重的地位, 而在實際的國際外交上, 也已立於縱橫排闔, "舉足"可以操控決定國際和平和戰亂大局的地位.
此種理念,孫中山先生即已在其三民主義闡述禮記世界大同的理念中, 即曾加以強調, 上述理念, 亦即我們所謂發揚中國傳統"柔遠人, 懷諸候"的九經王道精神, 也是我們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上戰略政略, 其效力之大, 影響力之深遠, 勝過當年歷史巨人希臘的亞利山大, 中國的成吉斯汗, 法國拿破崙, 甚至近代狂人希特勒等等征服世界, 史大林世界革命, 以及日本田中義一 "征服滿蒙, 支那, 以致世界" 三步驟等等的妄議.

大陸和平倔起不爭霸 形成世界經濟盟主可預期

是以現在中共"當權派"人士, 可以不必以美太公或周公旦為之出謀, 諸葛亮或劉伯溫為之畫策, 即可知此一看似平凡, 但意議深遠的袖裏乾坤 "膠囊妙計"的"高超"或"高技". 大陸如能"照計而行", 當可消弭現今世界各國 (古之所之所謂諸候或夷狄) "黃禍"虛偽誇大宣傳的狂言, 而我們現這已醒過來了的"東亞病夫", 外無日本, 西方或紅色帝國主義的窺伺與覬覦, 所以能夠自主自立, 而可主動, 轉而在行動上盡力 "和平衍化", 當可在二十一世紀之中, 即知即行, 立竿見影, 甚至真使中國不但 "東亞稱雄", 逐漸實現成為世界經濟盟主的理想.
猶憶遠在一九七十年代, 甚至在毛澤東尚在中南海主政, 而"四人幫" 尚未完全失勢之時, 在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初訪大陸之後, 大陸即已局部開放, 而有世界僅有 "三個博士"的傳言 (此是當時戲言, 因為當時大陸推行愚民政策, 大陸人民以為美國先登球的照片, 尚是 CIA 假造, 而此三博士則為當時 "安徽日報"所載, 其時曾去大陸的季辛吉, 楊振寧, 唐德剛), 但在八十年代, 鄧小平主政之後, 旅外僑學各界人士, 紛紛回返大陸, 其中之有博士頭銜者, 更是恒河沙數, 多如過

江之鯽. 所以筆者也遲至在一九九五年四月曾在前人探路後人摸著石頭過河的情形下, 放棄了一切顧慮或過慮真是離鄉五十年來家國, 飛越萬千哩路山河, 第一次, 趁著探親, 掃墓, 發譜, 講學, 旅遊和大中學班友聯誼等的號召, 北抵北京, 南經香港而過漢城, 東及寧滬蘇杭, 西及重慶南泉, 中留武漢, 三度回返湖南寧鄉舊居, 為時八十餘天, 其後又再膽大, 數次應邀出席學術會議, 趁機旅遊, 探親訪友, 雖然勞筋骨, 傷荷包, 但也幾度通過了回返神州, "遊山玩水", "老而彌堅" 的"體檢".

幾度返大陸政經改革著成效感嘆萬萬千

而我在 **1995** 年第一次 "初返大陸記感觀"長文, 最後的幾句感言中, 即曾有一段簡單的按語, 概括了當時的"感嘆": "在家盤桓多日，家人盛情洋溢，最後在黃花機場泣別，飛往香港。惟以此次在家，欣見家鄉水壩工程完善，不愁乾旱。電力普及，衣食無缺。家中子侄，在公路之旁多有兩或三層堅實寬大的新型房屋，後棟可住家，前門可開市。鄰里櫛比，形成小規模的市鎮。而唐市亦居湘桂黔的要衝，公車貨車，日有百來餘次，隨時隨處可以搭乘，往來自由，交通方便。據說這是最近十餘年來經改開放的結果。良以中國老百姓素極善良，聰明才智，素不後人。設使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使鄉間百姓，安心從事農耕，自由從事經貿，則今日大陸之情況，南韓、台北、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何能望其項背**?** 不過個人此次旅遊，也體會到了一些可喜的跡象。全國上下，實事求是，致力生產，而不再強調所謂的意識形態.
此種"感嘆"當然是語極含蓄, 意在言外. 如果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主政以還, 即能依其毛著所謂 "新民主主義"的"畫餅", 雖以不和平的革命手段取得了政權, 但於一切 "反革命份子的武力集團"被鎮壓整肅之後, 即應依法依理和平推行暫時"革命專政", 即算是逾越某些規範, "褫奪"或甚至"整肅"部份"反動人士"或敵對者的"公權", 但不應再

長久從事"無法無天"的肅反清算, 以及文革鬥爭, 甚至如果不再槍口向內,大舉鬥醜鬥臭鬥死"革命元勛與伙伴同志", 而能於政局或江山安定之後, 注重戰後(抗日戰爭及"革命及內戰"之後)的重建, 是則今日的中國, 早已和平倔起, 不必等到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小平中興"的改革和開放之時, 才開始去找"白貓黑貓", "摸著石頭"去"過河"了.

台灣馬英九當選撥亂反正但願兩岸今後雨順風調

不過, 所可值得慶幸的, 乃是咱們中國, 能在毛澤東秦皇中國霸道傳統的暴政之餘, 幸而能繼蘇聯科貝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 隨著蘇聯國際共黨世界革命一統獨裁專權的附庸制度整個解體, 中國亦能脫離"史大林爺爺蘇聯祖國", "赤色帝國"自"第三國際", "蘇修"等歷來的有形無形纏制, 亦可在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的創新途徑之下, 初步顯示了"小平中興"的"初階", 而具有"中國色彩的社會主義"纖微成果, 人民於稍得懇息之餘, 鬆了一口大氣, 遂使大陸人民感激涕淋,認為恩同再造. 其後中共第三代接班人江澤民, 胡錦濤先後當政, 在朱鎔基, 溫家寶等先後的"集團領導"或輔佐之下, 雖然仍是貪腐流行, 行政不力, 但亦維持了二十餘年來空前未有的政治安定, 經濟發展, 或"社會和諧"的"小康局面". 所以目前因為台灣總統大選, 由溫良恭儉讓, 但也有些膽量擔當的馬英九, 替代了由前中華民國"末任"獻帝"總統王莽阿輝和平移轉; 後由慧黠貪瀆"而非"昏庸"的民進黨"扁宗"阿扁的政權. (至於以阿輝為"獻帝",以阿扁為"扁宗"的生前"諡號",乃是"世界週刊"專欄作家信懷南的"創作",筆者不能擅美, 特此聲明), 是以今後兩岸關係, 雖不會在旦夕之間完全改觀, 但至少也可"不獨, 不統, 不用武", 而暫維現狀, 旋求發展, 致力維持台海無波, 雙方尊重, 商貿暢通, 互惠互利, 如果兩岸皆能和平演化, 競行法治, 民主競賽, 發揚朝向三民主義或真正新民主主義的精神, 是則三五世代之後, 兩岸政經差距減縮, 台海整合, 四海歸心, 祇是一個水到渠成的現實問題, 而非純是國際政治論爭的衝突焦點. 好在現在,

國民黨在 2008 年新的立法委員改選中, 大獲全勝, 而馬英九亦以改革維新的精神與蕭萬長搭配, 出而競選, 並以高票當選為第十二任正副總統, 而於二千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另再第二次 "政權和平移轉", 扭轉乾坤, 出任艱巨! 可謂中華民族之大幸. 誠以目前兩岸關係改善開展, 所謂"國共平台"的集會, 已由過去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的數次訪問, 解開死結, 尤其是最近國民黨現任主席吳伯雄之在北京人民大會場與中共主席胡錦濤, 兩人正式握手會談, 在"九二共識"的氣氛下, 互矢和平禮讓, 鬆懈過去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等觀念觀之, 可謂前途有"亮". 據稱不久海基海協兩會也將重新協談, 或有可能獲致"破解"兩岸問題的實際方案或增進兩岸關係的細節程序和步驟. 所以國內外人士,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改進, 已大為樂 觀, 對於中華民族的向心, 也將大形增強.

雙方極端意識型態應揚棄 中華中庸王道政治傳統應堅持

唯在另一方面, 我們對於目前兩岸關係, 似乎各方有一誤會, 此即以為雙方可暫不談所謂的"意識問題". 但是我們也應極為審慎,也要堅持基於某種大是大非的"意識型態", 例如中華中庸王道政治的傳統, 人性善, 以及傳統儒家所說的"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等的意識型態"等等, 暫時或則可以不談, 但在將來, 也不能妥協. 不過此一觀念牽涉的範圍與層面甚多, 容待另文詳釋, 暫不贅議. 好在現在大陸, 在此種意識型態方面, 雖尚未能認同人民"百鳥爭鳴"的自由, 但卻已逐漸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 即以現在大陸各地對於孫中山先生學說的研析而言, 各地"中山學社", 可謂"遍地開花", 而且極為活躍, 而"孫文遺作全集", 也有多種版本出版, 筆者多次返國, 皆是因為各地中山學術會議的榮邀, 但因體力精力或其他原因, 未能一一應命, 深感疚歉!

至於我們目前對於大陸兩岸關係的期望, 也與任何中華裔胄, 具有同感, 對於兩岸當局, 既有評議, 也有期待, 所以不免有些"矛盾"的感觸. 在本文之末, 特引一位在大陸學成, 曾經"青年從軍", 後去台灣

從事教育, 榮休後現來美國安居的一位新知老友, 曾任台灣高雄師範學院院長薛光祖先生"八八憶往"中(54 頁)的一段感言, 作為本文的結語, 也反應了我們一般"美籍華人" 的共同心聲: "我們人長住美國, 並已入籍美國, 但對台灣及中國大陸的人與事, 仍然很關心, 看到大陸經濟起飛, 人民生活改善感到興奮, 對大陸政治不民主, 人民無言論及宗教自由, 司法不獨立, 以及到處有貪瀆現象, 又非常不滿. 再看台灣經濟衰退, 政治亂象, 執政者無能已迅速腐化, 將我們曾致力數十年所得的成果毀之一旦, 不免感嘆萬千, 這是第一代來美移民普遍的心態 ".

上述簡約的旅外華人心態, 確是甚獲我心, 而有"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同感! (2008 年五月初稿)